



中国文字博物馆门前的青铜甲骨文碑



中国文字博物馆前的金色字坊

一片甲骨惊天下

曙方

河,生命的源头活水。这个如今作为河流统称的汉字,在甲骨文中却有着特定指向——专指黄河。三千年前,古黄河自殷墟东侧浩荡流过,甲骨上篆刻的“涉于河东”“东至河”,不仅标注了方向,更勾勒出地理位置,宛如一幅远古的简略地图。黄河文明最耀眼的启明星,正是文字。汉字始祖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,日月星辰的运转、黄河奔涌的磅礴,必然是他灵感的不竭源泉。无数个清晨与黄昏,他跪坐在黄河岸边,手持树枝,将眼中的万物生灵绘于河滩之上。当一个个图画般的符号有序排列,恰似在荒野中点燃了惊天动地的文明火种。《淮南子》记载:“仓颉作书而天雨粟,鬼夜哭。”神话传说里,先祖赋予仓颉四只眼睛的形象,当文字如滔滔河水从他笔下奔涌而出时,连上天都为之担忧,唯恐人们沉溺于文字的雕琢而荒废农耕,故而降下粟米预警;鬼怪们则吓得在夜里哀哭,因为文字能记录它们的恶行,让坏事无所遁形。可见,文字自诞生起就锋利无比、威力无穷。

正是文字,载着黄河文明如黄河水般绵延至今。从结绳记事,到图画文字,再到象形文字甲骨文,这是一段何等漫长的演变历程。曾经,我多次乘坐京广线列车,与河南安阳擦肩而过。直到一个初冬的夜晚,我终于踏上安阳的土地。虽然早就知道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,但有些惭愧的是,让我知晓安阳还有一座“中国汉字博物馆”的,竟是一位外籍教师。

十多年前,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陈桥驿曾对我讲起“中国七大古都”的由来。当年,中国地理学会的侯仁之先生委托他主编《中国五大古都》一书,陈桥驿回应:“五大古都在民国时就被学界认可,让我担当主编,我有些顾虑。我是浙江绍兴人,久居杭州,要是书中没有杭州,怕是要被人指责。杭州也是著名古都,所以,要么我放弃,若要我主编,就编《中国六大古都》。”就这样,《中国六大古都》于1983年出版。后来,河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到访浙大,邀请陈桥驿到河南考察。河南方面提出,古都名录不能少了安阳,这里不仅是甲骨文的发现地,更是商代晚期都城。一向倔强的陈桥驿也认可了这一观点。1988年,谭其骧先生提出“中国七大古都”的观点,并详细阐述了安阳的历史地位。陈桥驿深以为然,将安阳纳入,主编出版了《中国七大古都》。

河南安阳的中国汉字博物馆,规模宏大,气势非凡。正门口巨大的雕塑建筑造型取自甲骨文的“字”形,矗立在蓝天阳光下。镂空的设计,让风穿梭其中,带来一种奇妙的时空交错感,既让人感受到人类历史的悠远

漫长,又体会到在浩渺天地间,甲骨文字的诞生不过是短暂一瞬。两只金色玄鸟分立两侧,姿态灵动,仿佛刚刚落地,又似即将展翅高飞,让人联想到它们自由的飞翔曾令先祖无限神往。广场两边,硕大的铜质甲骨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上面的汉字清晰可辨。这些文字,从最初凝固在兽骨上,便开启了漫长而艰辛的演变之旅,艰难地“爬出”兽骨,依次跃然于陶器、青铜、竹简、纸张之上,最终呈现在现代电脑屏幕中。回首望去,这数千年的演变进程,竟似跳跃般飞速。

甲骨文在黄河中游的安阳被发掘,绝非偶然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“轴心时代与轴心文明”学说,曾令世界惊叹,也让学者们困惑不已。公元前600年到300年间,在地球上北纬25度到35度的地理空间内,为何几乎同时涌现出一批对人类文明具有灯塔效应的伟大先贤?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哲人,彼此没有交往,也无法交流信息,却在各自的土地上绽放出绚丽的思维之花。人类文明史学者陈浩武先生曾形象地感慨,他们就像事先约定好似的,如同从飞机上在大致相同的时段内,降落在这一维度区间的东西方。

在食不果腹的困境下,人们无暇仰望星空、思索文明。万里黄河从西部海拔4500米的高原出发,沿着大跨度阶梯奔腾而下,流淌约8500里后,抵达海拔500米上下的区域,这里正是著名的黄河金三角——晋陕豫三省交汇处,也恰好位于北纬35度上下,而殷墟之地紧邻这条纬线。众多黄河古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这一地带。我们的先祖,历经无数艰难险阻,凭借智慧避开风险贫瘠之地,最终择定黄河流域这片安静平稳、水患较少的区域定居,得以生存繁衍,进而点燃了文明的星火。

甲骨文的发明是历史的必然,但其发现却充满偶然。这些承载着古老文明的甲骨,被黄土掩埋长达3000多年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经过8年时间,陆续发掘出17000余片契刻有文字的甲骨。“一片甲骨惊天下”,它们为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天窗,让国人得以目睹并想象先祖的生活图景。在那个中国屈辱地对外赔偿巨额白银、东北沦陷、山河呜咽、日寇觊觎国土的至暗时代,一片白色的甲骨如闪电般惊醒了麻木的国人,继而惊艳了世界。甲骨文是黄河文明源流中最炫目的辉煌,那些刻在兽骨上的文字,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。它们虽无声,却胜过千言万语。一经发掘解译,便仿佛魂归故里,赋予国人自豪与自信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初夏晋北行

张贵宝

5月的风裹挟着五台山的残雪寒意,掠过雁门关的古城墙,将我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。指尖摩挲着边靖楼冰凉的城砖,万历年间镌刻的“官”字铭文被朝霞镀上一层金辉。远处阿育王塔的鎏金塔刹流转着霞光,那些古籍中晦涩难懂的古建术语,仿佛突然有了生命,在晋北大地上筑起了跨越时空的界碑。城墙下,小贩的叫卖声与呼啸的风声交织,恍惚间,历史与现实在此刻重叠,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。

这场文化追寻之旅,始于一个被《黑神话:悟空》点燃的深夜。当手机屏幕上代县古城墙在晨雾中的照片缓缓展开,厚重如青铜器般的云层正笼罩着太原城的楼宇。我的指尖停留在“营造法式”的词条上,恍惚间,竟听见木构建筑在时光深处发出的榫卯轻响。于是,我与两位好友一拍即合,驱车闯入这片被梁思成、林徽因誉为“木构史诗”的晋北大地。车载导航的电子音与车内兴奋的交谈声此起彼伏,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后退,而我们正驶向一场期待已久的文化盛宴。

走进太行山深处,岩山寺的壁画封存着800年前的市井烟火。壁画上波斯商人鬃角的西域沙生仿佛还未抖落,漕船满载的彩画颜料似乎仍在渗出金代的晨光暮色。画师王逵的笔触定格在佛国莲池边,让宋代虹桥下飘扬的酒旗与悠扬的梵音,在壁画上碰撞出奇妙的时空回响。仰头凝望觉山寺砖塔,十三重天空被塔身切割成独特的几何形状,终于读懂辽代匠人用仰

莲基座托起抛物线的深意——那向上收分的塔身,承载着一个王朝对永恒的执着追求。站在壁画前,仿佛能听见画中人物的低语,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,千年的时光在此刻变得触手可及。

晨曦微露,壶山古建筑群笼罩在薄雾之中。广灵水神堂的明代飞檐倒映在碧波之上,守碑老人手持竹帚轻轻清扫,元代的治水智慧便顺着《重修水神庙记》的碑文纹路,缓缓漫过古老的青石。正午的阳光斜斜地切入五铺作斗拱的阴影里,二十四诸天的衣袂仿佛在斑驳的墙面上迎风飘动。原来,梁思成手稿中那些工整的建筑侧面图,在真实的三维空间里,竟化作了灵动飞天谱写的华美乐章。光影在古建筑间游走,为每一处细节都镀上了神秘的色彩,让人不禁屏住呼吸,生怕惊扰了这份跨越千年的静谧。

在应县木塔东南三里外的净土寺,抬头仰望,藻井中的星辰比夜空更加璀璨。九宫格穹顶之下,微缩天宫的悬鱼栩栩如生,引得梁间新燕误将其认作归巢之处;披发石狮的瞳仁里,仿佛还凝结着辽代石匠最后一凿时溅起的尘屑。同行的建筑师轻抚着“彻上露明造”的梁架感叹:这是匠人留给时间最坦诚的告白——所有的建筑结构都坦荡如赤子之心,即便有瑕疵,也是荣耀的勋章。我们静静地站在藻井下,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匠人的匠心,每一道裂痕、每一处磨损,都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等你凯旋

王晶晶

时光悄然滑入6月,刷抖音时又刷到了中国邮政押运高考试卷的视频。看着视频里熟悉又陌生的高考元素,心脏突然开始剧烈跳动——去年,我是隔着屏幕为别人的青春热血沸腾的观众,今年,我的孩子即将成为这场战役的主角。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倒计时数字,如今已变成贴在冰箱上的鲜红便签,每撕下一页,都像在拨动我紧绷的心弦。

清晨,我站在厨房熬小米粥,砂锅里咕嘟咕嘟的气泡声,忽然让我想起三年前那个潮湿的初秋。刚搬到青年路的陪读小屋时,你还是个总把校服穿得松松垮垮的少年。书包带子永远牵拉到腰间,每天放学回家,书包往沙发上一甩就瘫在那里。那时的你,会追着我玩手机玩游戏,会因为一道数学题解不出来就把草稿纸揉成团扔老远。记得第一次月考后,你

攥着刚及格的物理卷子,眼眶通红地说:“妈,高中课怎么这么难?”我摸着你还带着婴儿肥的脸,把你搂进怀里,你身上还带着阳光味道。

高二那年冬天特别冷,汾河的冰面结得老厚。你开始主动减少玩耍时间,书桌前的台灯常常亮到凌晨1点。有半夜我起来,发现你裹着毯子蜷在书桌前,面前摊着本错题集。“这次月考物理进步了20分!”你眼睛亮晶晶的,可我分明看见你眼下青黑的眼圈,手指因为长时间握笔,关节处都磨出了茧子。从那以后,我每天都会在你书包里塞个暖手宝,在保温杯里装满红枣茶。

到了高三,变化来得猝不及防。你开始拒绝我进你房间,书桌前的帘子总是拉得严严实实。有次我偷偷掀开一角,看见墙上贴满了倒计时牌和励志标语,每



晋北行 小树 作

旅程接近尾声,在洪福寺中,宋代文殊菩萨像的璎珞正承接滴落的烛泪。一个暴雨突至的黄昏,我们被困在采用移柱造工艺的佛殿内,看着雨水顺着枹斗的纹路蜿蜒而下,恍惚间,仿佛穿越回了八百年前的时光长河。朋友谈起永乐宫壁画搬迁的故事,那些壁画上飞升的天女、怒目的金刚,都化作文化血脉的支流,在这片土地的深处奔涌不息。雨声、雷声与讲述声交织,为这场文化之旅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,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有了更深的感悟。

归程的车上,车载音响流淌着悠扬的旋律,后视镜里,王家屏幕的碑刻渐渐消失在暮色中。但我知道,当某天清晨,代县白塔的露水蒸腾成云,终将化作五台山佛光寺檐角铜铃的清脆声响,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永恒的文化传奇。

车窗外,万家灯火渐次亮起,而我们的心中,已然装满了晋北大地的千年风华。

张草稿纸上都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。那天晚上,你突然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,我在门外听见你压抑的哭声。等你红着眼眶出来,只说了句:“妈,我压力好大。”我把你抱在怀里,像小时候那样轻轻拍着你的背,你的肩膀已经比我宽了许多,却还像个需要安慰的孩子。

离高考还有3个月时,你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每天早出晚归,连吃饭都在背单词。有次我做好了你最爱的糖醋排骨,你却只扒拉了两口就说吃不下。我看看你日益消瘦的脸庞,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。直到有天晚上,你突然推开我的房门,手里拿着张模拟考的成绩单:“妈,我进年级前50名了!”你笑得像个孩子,可我注意到你校服袖口下露出的手腕,瘦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。

现在,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少,你却反而平静下来。昨晚我看见你坐在飘窗上,望着不远处的迎泽公园发呆。“妈。”你突然说,“其实现在想想,这三年也没那么难熬。”月光洒在你脸上,我发现曾经那个爱闹的小男孩,不知何时已经长成了沉稳的少年。你的眼神里有疲惫,却也多了坚定。

孩子,无论结果如何,我都记得你第一次考砸时的眼泪,记得你挑灯夜战时的专注,记得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模样。

等你凯旋的那天,妈妈会守着这盏永远为你亮着的灯,听你慢慢讲述这一路的故事。

博物馆是凝固的历史相册、流转的文化年轮、鲜活的科学讲堂。山西博物院以宏阔的建筑、丰饶的馆藏、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纵贯古今的年代跨度闻名遐迩。5月下旬,我们一行循着“晋魂”的召唤南下“下馆子”,推开山西博物院的大门,触摸历史的肌理,聆听时光深处的回响。

等一场烟雨,而我在这儿与千年相遇。

这座百年老馆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,珍藏着65万件藏品,其中青铜、瓷器、石刻、佛教造像、壁画、书画等尤为亮眼,仅珍贵文物就达4万余件。以“晋魂”为主题的基本陈列,宛如一部立体史书,“文明摇篮”追溯史前星火,“夏商踪迹”勾勒早期王朝轮廓,“晋国霸业”再现诸侯争霸风云,“民族熔炉”记录多民族交融历程,“佛风遗韵”展示宗教艺术巅峰,“戏曲故乡”传唱千年梨园绝响,“明清晋商”讲述商界传奇。此外,“土木华章”“山川精英”等5个艺术专题,更让三晋文明的肌理纤毫毕现。作为文物大省的“文化会客厅”,它当之无愧地承载着“晋魂”这沉甸甸的名号。

文物是历史的密码本,是古人亲手写下的备忘录。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,三晋大地曾掩埋无数瑰宝,如今它们穿越时空,在博物院的展厅里重新焕发光彩——这是文明的幸事,而我们能近距离凝视千年前的器物,更是与历史的奇妙相逢。

一迈进馆门,展厅内沁人的凉意与室外的暑气形成鲜明反差,瞬间唤醒感官。山西历史陈列馆宛如一条时光隧道,徐徐铺陈着从远古到近代的三晋发展脉络;而国家级精品陈列馆更是重中之重,这座规模大、序列完整的综合性文物展厅,以黑白为主色调,借光影烘托出珍品的庄重气场。十大镇馆之宝在此集结,每一件都是时光淬炼的精华。

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村天马遗址,作为古代祭祀礼器“六尊六彝”之一。驻足细看,它以回首凤鸟为形,凤首高昂、羽冠华美、圆睛传神,造型与纹饰精妙绝伦,如今已成为博物院的标志性符号。当指尖隔着玻璃虚虚描摹它流畅的线条,仿佛能触碰到三千年前铸造者的呼吸。

汉代彩绘悬鱼铜灯堪称“环保神器”,鸿雁衔鱼的造型里藏着巧思——雁颈与灯体可拆分,鱼身腹腔中空,转动灯盘能调节光线,烟雾通过雁颈导入水中净化,两千年前的智慧令人拍案叫绝。站在灯前良久,想象古人如何在摇曳的灯火中读书议事,竟生出时空交错的恍惚。

别人守旧青铜挽车,是春秋时期金属器中的璀璨明珠。这是一辆精巧的厢式六轮车,整体造型别致,宛如一个微缩的艺术世界。厢顶设有可开启的盖子,仿佛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神秘宝藏。在厢顶的四角,各立着一只灵动的小鸟,这些小鸟并非只是简单的装饰,它们能够自由转动,为整个器物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生机。最为独特的是,在车门边站立着一位别人,他 是被砍掉左脚的犯人形象。这一设计与《周礼》中“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,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社会制度与刑罚情况。而从工艺角度来看,全车能转动的部位多达15处,每一处转动结构的设计与制作都极为精妙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,要实现如此复杂的可动结构,需要工匠具备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智慧。无论是金属的锻造、部件的衔接,还是转动机制的设置,都展现出春秋时期工匠们的巧思与精湛手艺,令人叹为观止。

3个多小时的参观,脚步不知不觉已丈量完整个展厅。走出博物院时,阳光倾泻而下,恍惚间竟有些步履蹒跚——这并非身体的疲惫,而是灵魂被海量的文明瑰宝填满后的震撼与沉醉。每一件文物都是一道珍馐,青铜器的厚重是醇厚的浓汤,书画的飘逸如清爽的时蔬,那些跨越千年的匠心巧思,化作滋养精神的饕餮盛宴。

因为一座馆,奔赴一座城。每天有两万余人走进山西博物院,与文物展开穿越时空的古今对话,使人们对知识获取和文化体验有了更多的期待。

原来真正的文化之旅,是让心灵在历史的长河中溯流而上,打捞岁月沉淀的珍宝,这股充盈与富足,恰似一场永不散席的文明饕宴,余韵悠长,令人久久回味。



山西博物院(资料图)



晋侯鸟尊(水彩画) 小萌 作

跟着「晋魂」下馆子

栗旭晨